

陳柱選注

評注魏三祖詩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163B

陳柱選註

評註魏三祖詩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1557129

序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云：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三祖者魏太祖武帝，高祖文帝，烈祖明帝也。是三祖文章與陳王並稱，久矣。然陳王之詩，歷世通顯，而三祖之作，魏武以外，稱者蓋寡。豈不以身之通塞既殊，失之於彼者，固當得於此；而人品不同，因人廢言，亦古今之所不免。與陳王之詩，鍾氏詩品，至方於人倫之周孔，而置魏文於中品位，魏武於下品，且其品魏武也，曰古直悲涼。夫古直悲涼，豈便當尻下品邪？故吾師石遺翁，譏鍾氏爲病狂，豈不信然？然平心而論，昔劉彥和之論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吾今亦將以兼善歸陳王，偏美歸二祖，而明帝則其次焉者耳。蓋古詩不外乎風雅二派，感慨悲涼，痛陳時事，此變雅之體；魏武之所自出也；優游諷諭，言文情遠，此變風之體，魏文之所由宗也。若夫明帝，則又與魏文爲近，而兼之者陳王也。論陳王之偏美，則反有不如二祖者。此讀詩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夫載道之文，因與人品攸關。若夫言情之作，則有不能以此爲限。

者。夫奸雄之所以爲奸雄，亦豈無沈摯之情，盤礴之才，而後可哉？持是以爲詩，蓋亦勝於腐儒遠矣。故夫陳思之人品，腐儒之所能尊；而陳思之詩品，腐儒所不能識也；三祖之人品，腐儒可得而譏；而三祖之詩品，腐儒不可得而譏也。故以人論人，則三祖陳王，或有高下；以詩論詩，則三祖陳王，各有獨至：皆不能廢也。當代之治陳王詩者，吾兒一百昔有曹子建詩研究之作，於民國十七年，由商務書館刊布。此外黃晦聞之注，古公愚之箋，咸各專家，俱行於世。陳王之詩，遂益爲人所傳誦矣。而三祖之詩誦者，卒渺柱甚惜焉。近爲諸生講詩，子建以外，爰及三祖，略采諸說，兼下己意，著之於篇，刊而布之，庶幾曹魏一家之文采，咸並行於世云爾。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北流陳柱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評註魏三祖詩選

一 曹操

樂府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四）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

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_⑤天下歸心。

○樂府古題要解云：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王夫之云：盡古今人廢此不得，豈不存乎神理之際哉？以雄快感者，雅士自當不謀。今雅士亦爲之心盡，知非雄快也。

浦起龍云：寄意究不可測識，高氣蓋世，英武自露。

又云：爲四言諸詩者，規箴頌贊之辭多窈深雄深，此一篇外絕響。

柱按：越陌四句，懷舊之情也；月明四句，憐豪傑之無主也。溫飛卿詩云：霸才無主始憐居，其得意於此乎？山海四句，則罔羅豪桀之志，居然天下英才，舍我誰屬之意。

又按：蘇東坡極喜引用此詩烏鵲南飛等句，如赤壁賦全用此二句發慨者也。其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

肯棲寂寞河洲冷。純從此詩月明四句化出，而意境各別。

又按：此詩蓋以雄快悲壯勝。王氏云云，蓋胸有成見者耳。言爲心聲，詩以言志，此孟德霸氣所宣泄也。

②博物志云：杜康作酒。

③二句見詩鄭風子衿篇。

④四句見詩小雅鹿鳴篇。

⑤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

步出東門行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臯。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四

○丁福保云：一曰碣石篇。樂志曰：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其歌四章。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土不同，四曰龜雖壽。與此並同，但曲前無艷爾。

樂府古題要解云：音樂奏魏武帝詞。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柱按：樂府詩集有古辭，步出夏門行云：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仙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上天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自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王夫之云四篇皆題碣石未有海語自有海情孟德樂府固卓犖驚人而意抱淵永動人以聲不以言。彼七子者臣僕之有餘矣陳思氣短尤不堪瞠目阿翁。

○樂府詩集云雲行至東海爲艷。

○柱按海峙茂起韵中字雙聲轉音與行爲韵裏與上海峙茂起韵亦與下志字韵。

○王夫之云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極無非愁者孟德於樂府殆欲据第一位惟此不易步耳不知者但謂之霸心。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鶡鷦晨鳴鴻雁南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鏄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王夫之云愈緩愈迫筆妙之至惟有一法曰忍忍字固不如忍篇。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漂泊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踏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王夫之云：隱貧俠非，亦比也。筆銛墨采，所在皆可寓。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柱按：四篇皆以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作結。其法亦原於詩吁嗟兮等。又哉志亦爲韻。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志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四)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五)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四)蕩覆帝基業，宗社以焚喪。^(五)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八)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四)

○古今注，薤露，蒿里，竝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年命淹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沈德潛云：借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

柱按：感慨時事，足爲詩史。上承小雅，下開少陵。

樂府古題要解云：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已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稍踟蹰。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送葬歌也，則喪歌不自田橫始矣。

○聞人倓云：西漢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東漢光武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十二帝，後漢書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

○史記項羽本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聞人倓云：後漢靈帝紀六年，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辛未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陳留王夜步，遂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按言亂由何進狐疑所致。

○聞人倓云：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貫日。按言進先爲宦者所殺也。

○聞人倓云：靈帝紀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卓自爲司空。九月，卓廢帝爲弘農王。獻帝紀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卓自爲太尉，加鉄鉞虎賁。十一月，卓爲相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弘農王。三月，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

○聞人倓云：獻帝紀二年，卓自爲太師，發掘洛陽諸帝陵。

○聞人倓云：獻帝紀夏四月，董卓入長安。

○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蟻蟻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仇。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_四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聞人倓云：通鑑初平元年春，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

柱：按凶字以雙聲轉音，與下陽行等爲韻。

○聞人倓云：通鑑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

○聞人倓云：孫堅進屯陽人，卓遣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堅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雄，不可復制，術疑之，不運軍糧。又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又術既與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

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瓊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

○聞人倓云：通鑑建安二年，袁術稱帝於壽春。後漢書術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

○柱按：鳴字以雙聲轉音，與上亡下腸爲韻。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擢。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水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

○樂府古題要解云：魏武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孫鑛云：眼前寫得親切，骨勁而色古，彷彿蘇李韻。

何焯云：此篇征高幹時作。

○詩幽風東山篇：我徂東山，悠悠不歸。

却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
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柰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
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却東西門行，荀錄所載，武帝鴻雁一篇，今不傳。

○王夫之云：着意處，皆以興比寫生。萬歲不相當，情真悲極。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蔥與薤。
莫以麻枲賤，弃捐菅與蒯。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四

○丁福保云：或曰古辭，或曰甄后作，或曰魏文帝作，或曰魏武帝作，共有四說。宋書卷二十一，樂志

塘上行爲武帝辭。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亦作武帝辭，今從之。

樂府詩集云：鄴都故事曰：魏文帝甄皇后，中山無極人。袁紹據鄴，與中子熙娶后爲妻。後太祖破紹，文帝時爲太子，遂以后爲夫人。后爲郭皇后所譖，文帝賜死，後宮臨終，爲詩曰：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后造。樂府題解曰：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諸集錄皆言其詞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弃，猶幸得新好，不遺故舊焉。若晉陸機江賦生幽渚，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而爲此歌，與辭同意。

王夫之云：詩固自有絡脈，但不從文句得耳。意內初終，雖流動而不舍者，卽其絡脈也。此詩似複似脫，似叛似塞，不知者往往於此求古，乃不知其果複果脫果叛果塞翻令元白歐梅一流人大笑。不禁於無言之表，尋其意之起止，固累累若貫珠，何複何脫何叛何塞哉？雖然，真作者之於此，亦一快而已。

又云：但寫情不傍事求之，此有餘不勞更求之彼矣。借他物以夤緣者，不及情故也。如彼乃不勞作詩。

○儀禮士相見禮蕙雍之屬，食之止臥。

○左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妾，無弃蕉萃。

○柱按此詩蓋假爲征婦之詞，故結以從軍之句。

二 曹丕

樂府

短歌行

○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弃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漣漣。呦呦游鹿，銜草鳴麌。翩翩飛鳥，挾子巢棲。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

○王夫之云：衡恤詩，極不易下筆。子桓斯篇，乃欲與蓼莪竝峙，靜約故也。悲者形必靜，哀者聲必約。

秋胡行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予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樂府古題要解云：舊說魯有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於路傍見婦人採桑，美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見公卿，吾今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婦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秋胡歸至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也。婦惡其行，因東走投河而死，後人哀而賦焉。

柱按：魏文所作，離題意已遠，唯傳玄及顏延年作爲合本事。

○能古讀如而。

王夫之云：因雲宛轉與風回合；總以靈府爲達徑，絕不從文字問津渡；宜乎迄今二千年間，了不知者。

柱按此四言詩，起以五言，爲陸機猛虎行所自倣。陸詩五言而起以六言也。此詩聲意之妙，古今少其匹，不知選詩者何故多遺之。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

王夫之云：出入分合，巧而不琢。

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羣雔，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

蟲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李善文選注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詞也。

樂府古題要解云：古詞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游焉。又魏文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

○說苑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孫鑛云：清脫之調，雖不甚深，却圓然有逸致。

王夫之云：子桓論文云：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其獨至之清，從可知已。藉以此篇所命之意，假手植粲窮酸極苦，礪毛豎角之色，一引氣而已不禁。微風遠韵，映帶人心，於哀樂，非子桓其孰得之哉？但此已空千古，陶韋能清其所清，而不清其濁，未可許以嗣響。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哀絃微妙，清氣

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被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王夫之云排比一入其腕俱成飛動猶夫駘宕句入俗筆盡成滯累於是乃知天分嗟爾昔人何以忘憂古來有之嗟我何言如此胸中乃許言情。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王夫之云謀篇之潔蔑以加矣遂爾前有萬年後有百世。

丁福保云明帝步出夏門行中八句與此同。

湟湟京洛行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_{淮陰}五刑，鳥盡弓藏。_{保身全名}，獨有子房。_{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令事敗。_{蘇秦之說}，_{六國以亡}。_{傾側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_{忠而有謀}。_{楚懷不從}，_{禍卒不救}。_{禍夫吳起}，_{智小謀大}。_{西河何健}，_{伏尸何劣}。嗟彼郭生，古之雅人。_{智矣燕昭}，_{可謂得臣}。峨仲連，_{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

○樂府古題要解云：晉樂奏魏文帝天天桃園，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鳥盡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蘇傾側賣主，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吳起智小謀大，郭生古之雅人，燕昭臣之，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昭鳳樓十二重，梁戴嵩欲知佳麗地，始則盛誇帝京之美，而未言君恩歌薄，有怨曠沈淪之嘆也。

王夫之云：詠古詩，下語秀善，乃可歌可絃，而不入史壘。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賞。

◎史記淮陰侯列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又云：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八年卒，謚爲文成侯。

◎史記蘇秦列傳，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殉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

◎史記陳軫列傳，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

○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

○史記吳起列傳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又云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戶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

○史記燕世家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史記魯仲連傳仲連說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功首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云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

釣竿行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箯箯。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樂府古題要解云：舊說有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爲釣竿歌，每日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爲樂曲。若劉孝威釣舟畫彩鷁，但稱綸釣嬉游而已。

王夫之云：讀子桓樂府，卽如引人於張樂之野，冷風善月，人世凌羃之氣，淘汰俱盡。古人所貴於樂者，將毋在此。

柱按：雅婉乃爾，孰不心悅？世人皆稱王孟，不知求之于桓，豈非以人廢言？

十五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梅千餘尺，衆草芝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鷄鳴，虎嘯谷風起。號熊在我道，狂顧動牙齒。

○柱按題云十五，不知所謂，疑此爲十五首，餘則不傳也。

又按徒賦景耳，而情自在其中。

○丁福保云芝一作之。

猛虎行○

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能知。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

○柱按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爲誰驕？魏文此篇，已與古題

不涉，唯陸機作尙存古意。

王夫之云：端際密賓，微情正爾，動人於藝苑，詎不稱聖？鍾嶸妄許陳思以入室，取子桓此許篇製，

與相頽頏，則彼之爲行尸視肉，甯顧問哉？

善哉行①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吐清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但不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
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

①王夫之云：悲愴酬酢，俱用其始情。一入熪爛，卽屏去之。引氣如此，那得不清。

丁福保云：初學記載第一解題云：於講堂作。

善哉行①

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
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
五音紛繁會，埒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沈。
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
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
○弭絃且自禁。

○王夫之云：用賦廣託，不知或謂之比。

丁福保云：藝文類聚作銅雀園詩。

○左傳：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

折楊柳行

西山亦何高，
○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
與我一藥丸，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

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四王喬假虛辭。^五赤松垂空言。^六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

○丁福保云：亦一本作一。

○莊子消搖游，而彭祖至今以久持聞。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王子喬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猴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史記留侯世家：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游耳。列仙傳：赤松神農時雨師。

燕歌行二首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 慷
愓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熒熒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
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 樂府古題要解云：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瑟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
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

○ 丁福保云：君何，藝文類聚作何誤。

○ 王夫之云：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

又云從明月皎皎入第七解，句未三一徑酣適，殆天授，非人力。

桂按：向以七言古詩句句均者爲柏梁體，其實柏梁乃僞作，當以張衡四愁及此二詩爲始也。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遙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還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丁福保云：馮氏校本注西一作偏，由不知西古音先，而撫左傳臆改之，以就後世聲律也。

○王夫之云：所爲何者，終篇求之不得，可性可情，乃三百篇之妙用。蓋唯抒情在己，弗待於物。

又云：二首爲七言初祖，條達諧和已自爾爾。始知蹇促拘韁，如宋人七言，定爲魔業。

臨高臺○

臨臺行高高以軒。^①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今
皇帝陛下。^②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游，雌不我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
開。欲負之毛衣，搘頰。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樂府古題要解云：古詞大略言臨高臺下有江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
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

○柱按：臨臺行高高以軒，疑當作臨高臺行高以軒。

又按：體奇思奇，結二句尤佳，插入行爲臣一解，文意在接與不接之間，于此可知國風詩，如匏有
苦葉等體裁也。

又按：古詞臨高臺云：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
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魏文此作上段全襲古詞，末段鵠欲南游，正接中有黃鵠句，疑行爲臣
三句，與上下文不涉，乃樂府頌揚套語，隨意加入者，猶古詞令我主壽萬年句，亦與關弓射鵠以
上之文意無關也。以此推之，塘上行末二句，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古詞飛來雙白鵠，末二句

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皆此類也。又魏文此作，末段亦與古詞飛來雙白鵠意同。

◎丁福保云：今一作令。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梁，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樂府詩集〕云：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注曰：上留田，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頭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同字以雙聲轉音與梁糠傷爲均。

大牆上蒿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斃？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爲。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爲？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鼈溫暖，夏當服綺羅輕涼，力行自苦，我將欲何爲？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游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爲自低卬？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如秋霜。駭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柰何致福祥？吳之辟闔，○越之步光，○楚之龍泉。四韓有墨陽，五苗山之鋌，六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良。綺難忘，冠青雲之崔嵬，纖羅爲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

章甫④齊之高冠，亦可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地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鮪，與佳人期爲樂康。前奉玉卮，爲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爲樂常苦遲，歲月忽若飛。何爲自苦，使我心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王夫之云：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獅象，非但興會遙同，實乃謀篇夙合也。蓋勢遠則意不得雜，氣昌則詞不待畢，故雖波興峯立，而尤以純儉爲宗，其與短歌微吟，會歸初無二致。

柱按：此詩時有譌字錯簡，未易訛校。

○孫卿云：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闔，皆古良劍也。

○史記子貢傳：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

○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干將之越見區治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孟康云：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淬劍，特堅利。古龍泉劍之名取于此。

⑤戰國策：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墨陽。注：墨陽善劍名。

⑥淮南子：苗山之鋌，羊頭之鋼，雖水斷龍鬚，陸剝兕甲，莫之服帶。

艷歌何嘗行 ⊙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駢駢往來王侯長者游。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擣蒲六博，坐對彈碁。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蹠迫日暮，殊不久留。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分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天，下顧黃口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樂府詩集云：一曰飛鵠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豔何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鵠二篇。

樂府題解曰：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雖新相知，終傷別離也。又有古辭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爲後人所擬。

柱按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王夫之云：序事不入傳記，俳諧不入滑稽口號。古人幸有此天然樂府詞。
○碁雙聲轉音與游留等字均。

月重輪行

○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前，聖觀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樂府詩集云：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日重先行，今不傳。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王夫之云：無限籠罩，一以猶夷出之。陳子昂面勇耳。

詩

黎陽作三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

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南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能不靖亂。○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陵字雙聲轉音，與窮風等字韻。

○王夫之云：不雖狂狡，而出音命序，聊亦近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沮渭，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磬磬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露衣濡裳。○

○王夫之云：只用毛詩雨雪載塗一句，縱橫成文，傷悲之心，慰勞之旨，寄文句之外，一以音響寫之。

此公子者，豈不允爲詩聖。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足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橫从黃聲，古音在陽韵。

○詩大雅緜篇：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詩毛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與君新結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王夫之云：無窮其無窮，故感人不已。有度其有度，故含怨何終。乃知杜陵三別，不足問津風雅。

丁福保云：此詩藝文類聚作徐幹。蓋別有所據。梅雨金八代詩乘署此爲蘇武妻作，而題曰答外贈詩，可謂拙于作僞矣。

柱按：此詩中間語如連珠，音調特佳。

於譙作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游響拂丹梁。
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
穆穆衆君子，和同合樂康。

○王夫之云：柔於魯頌，雕於小雅，不及古人者此耳。他固不減。

孟津

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王夫之云：本爲將歸讌客，豈無惜別之情，於樂正奏笙竽之後，忽爾帶出，但敍本事，含情自遠，其於吟咏，動以天矣。

○丁福保云：構初學記作極。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孫礪云：亦是清麗之詞。

王夫之云：靈光之氣，每於景事中，不期飛集。如羅縷從風飛，丹霞夾明月，直令後世人鐫心腐毫；不能髮鬚。子建朱華冒綠池，如雕金堆碧，作佛舍莊嚴爾。天上五雲宮殿，自無彼位。

又云平只平之一字，遂空千古。

何焯云：記興與子建公讌詩同寫景有雲霞之色。

○赤松王喬見上大牆上蒿行。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游，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
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譁譁鳴。
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王夫之云：亦野望，亦田園，自不入王孟，豈不在氣體之間？

雜詩二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陂，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太息，斷絕我中腸。

○孫鑛云：自明月皎夜光，明月何皎皎兩詩變來，最洗鍊得淨。意深而有濃色，音調最佳。次首清空語，鍊得入妙，有李都尉遺意。

王夫之云：果與行行重行行，攜手上河梁，狎主齊盟者，唯此二詩而已。揚子雲所謂不似從人間得者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

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莫復陳，客子常畏人。○

○王夫之云：風回雲合，線空吹遠。子桓論文云：以氣爲主，正謂此。又云：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夫氣之行于虛有力，于實無影。其清者密微獨往，益非噓呵之所得。世人茫昧于斯，乃以飛沙之風，走石之雷當之，究得十指如搗衣槌，真不堪令三世長者見也。鍾嶸仲子建以抑子桓，亦以此爾。

於明津作○

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游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霑羅縷。○

○王夫之云：意旖旎以無方，情縱橫而皆可。

②王夫之云：此凱風黃鳥，固不妨用衛風，元無畫一之興，故也。今人諱之，陋矣。

③丁福保云：古辭長歌行與此同，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代劉勳妻王氏雜詩二首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還於道中，作詩二首。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笥篋裏，當復何時披。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峙嶒不得共。

④

○丁福保云：藝文類聚載前一首，作魏文帝代劉勳出妻王氏作。邢凱坦齋通編載後一首，引玉臺

新詠作曹植爲劉勳出妻王氏作，與今本異。凱爲宋寧宗時人，則舊本必作曹植。陳玉父重刊，乃更題王末，併刪改序文爾。然舊本今不可見，而藝文類聚又作文帝，未敢輕改古書，姑附識異同於此。

○丁福保云：共宋刻玉臺作往，吳氏本作并，並誤，今据坦齋通編改正。

黎陽作(一)

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驪山崢嶸。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
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慘霄零。彼桑梓兮傷情。

○柱按：音節安和可誦。

寡婦

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爲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雁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夏詩

夏時饒溫和，避暑就清涼。北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嘉肴重疊來，珍果在一傍。棋局縱橫陳，情奕合雙揚。功拙更勝負，歡美樂人腸。從朝至日夕，安和夏節長。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舍我古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

三 曹叡

樂府

短歌行

○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
頽頽。執志精專，絜行馴良。銜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杜按音節雅聞。

善哉行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熊
如虎發砲若雷吐氣如雨旆旛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造由父。○休休六
軍咸同斯武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西背京許游弗淹旬遂屆揚土奔
寇震懼莫敢當御。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魚鳥爲伍虎臣列將拂
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耀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

○丁福保云宋書樂志分爲八解無權實豎子四句。

權孫權。

○備劉備。

○告一本作旆。

步出夏門行○

林鍾受謝，節改時遷。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谷水潺潺，落葉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朝游清冷，日暮嗟歸。蹙迫日暮，鳥鵠南飛。繞樹三匝，何枝何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芄芄荆棘，葛生縣縣。感彼風人，惆悵自憐。[○]

[○]王夫之云：興比雜用，有如冗然，然正是其酣暢動人處。樂府正自以動人爲至。

[○]此三句祖述魏武帝短歌行。

[○]此三句祖述魏武帝短歌行。

[○]詩曹風下泉篇：「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又唐風葛生篇：「葛生蒙楚，蘋蔓于野。予

美亡此，誰與獨處。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
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
○翔佯於階際，星景一何明。
○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
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熒熒。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
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王夫之云：明帝於三祖特爲深至，有含蓄。

○丁福保云：藝文作攬衣下間庭。

○王夫之本止此，無仰首觀靈宿以下。

種瓜篇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
菟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

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王夫之云：怨詩不作怨語，足知甫一把筆，即早已分雅俗於胸中，不待詞之波及也。

燕歌行

白日晵晵忽西傾。霜露慘慘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游子不安寧。

樂府詩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闌闊，羅帷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兮彷徨。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

悲聲命儔侶，[○]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涕泣忽露裳。

丁福保云：文選作古詞怨歌行。然藝文類聚亦作魏明帝詩。

丁福保云：侶一作匹。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82134•1)

註魏詩選一冊

價

伍分

圓

選註者

陳

柱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南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163B

